

(上) 評批化文西東

種一十三第庫文方東

(上)評批化文西東

著 父 儉

目次

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·····	一
精神救國論·····	一五
戰後東西文明之調和·····	五七
對於未來世界之準備如何·····	六九

靜的文明與動的文明

儻 父著

近年以來，吾國人之羨慕西洋文明，無所不至。自軍國大事，以至日用細微，無不效法西洋，而於自國固有之文明，幾不復置意。然自歐戰發生以來，西洋諸國，日以其科學所發明之利器，戕殺其同類，悲慘劇烈之狀態，不但爲吾國歷史之所無，亦且爲世界從來所未有。吾人對於向所羨慕之西洋文明，已不勝其懷疑之意見；而吾國人之效法西洋文明者，亦不能於道德上或功業上表示其信用於吾人，則吾人今後，不可不變其盲從之態度，而一審文明真價之所在。蓋吾人意見，以爲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，乃性質之異，而非程度之差；而吾國固有之文明，正足以

救西洋文明之弊，濟西洋文明之窮者。西洋文明濃郁如酒，吾國文明淡泊如水；西洋文明腴美如肉，吾國文明粗糲如蔬。而中酒與肉之毒者，則當以水及蔬療之也。文明者，社會之生產物也。社會之發生文明，猶土地之發生草木，其草木之種類，常隨土地之性質而別。西洋文明與吾國文明之差異，即由於西洋社會與吾國社會之差異。至兩社會差異之由來，則由於社會成立之歷史不同。就其重要者言之，約有二事：

(一) 西洋社會，由多數異民族混合而成，如希臘、臘丁、日爾曼、斯拉夫、猶太、馬其頓、匈奴、波斯、土耳其諸民族，先後移居歐洲，疊起戰鬪，有兩民族對抗紛爭，至數百年之久者。至於今日，仍以民族的國家互相角逐，至有今日之大戰。吾國民族，雖非純一，滿、蒙、回、藏及苗族，與漢族之言語風俗，亦不相同；然髮膚狀貌，大都相類，不至如歐洲民族間歧異之甚。故相習之久，亦復同化。南北五代及遼金之割據，與元清兩朝之創立，雖不無對抗紛爭之跡，但綜攬大局，仍爲一姓一家興

亡之戰，不能視爲民族之爭。

(二)西洋社會，發達於地中海之河口及半島間，交通便利，宜於商業，貿遷遠服，操奇計贏，競爭自烈。吾國社會，發達於大陸內地之黃河沿岸，土地沃衍，宜於農業，人各自給，安於里井，競爭較少。

社會成立之歷史不同，則其對於社會存在之觀念，亦全然殊異。西洋人之觀念，以爲社會之存在，乃互相競爭之結果，依對抗力而維持；若對抗力失調，則弱者敗者，卽失其存在之資格。吾國人之觀念，則以爲社會之存在，乃各自相安之結果，凡社會中之各個人，皆爲自然存在者，非擾亂社會，決不失其存在之資格。蓋吾國人以爲一切人類，皆爲天之所生，天卽賦以相當之聰明才力，以得相當之衣食，諺所謂『各人頭上有青天』及『天無絕人之路』，皆表明人類各得自然存在之意義者也。兩社會間之觀念，既有如此之差異，則影響於社會之文明者，差異自必更多，約舉數端如下：

一，西洋社會，一切皆注重於人爲；我國則反之，而一切皆注重於自然。西洋人以自然爲惡，一切以人力營治之；我國人則以自然爲善，一切皆以體天意遵天命循天理爲主。故西洋人之文明爲反自然的，而我國人之文明爲順自然的。（關於此義，日本雜誌中曾有論著甚詳，惜匆匆不及檢出，以資佐證。）

一，西洋人之生活爲向外的，社會內之各個人皆向自己以外求生活，常對於他人爲不絕的活動，而社會上一切文明，皆由人與人之關係而發生。我國人之生活爲向內的，社會內之各個人，皆向自己求生活，常對於自己求其勤儉克己，安心守分，而社會上一切文明，皆由此發生。

一，西洋社會內，有種種之團體；若地方，若階級，若國家，若民族，皆爲一團體而成一種之人格，對於他團體爲權利義務之主體。此種團體，亦爲競爭之結果；以共同競爭，較之單獨競爭，易獲勝利也。我國社會內，無所謂團體；城鎮鄉者，地理上之名稱，省道縣者，行政上之區劃；本無人格的觀念，存於其間。國家之名稱，則

爲封建時代之遺物，係指公侯之封域而言。自國家以上，則謂之天下，無近世所謂國家之意義。王者無外，無復有相對之關係，其不認爲人格可知。至民族觀念，亦爲我國所未有，所謂蠻夷戎狄者，皆天生之蒸民，且多爲古代帝王之後裔，以其地處僻遠，俗殊文野，故加以區別。夏用夷禮則夷之，夷用夏禮則夏之，其區別本非固定，故與現時民族之區別不同。蓋我國除自然的個人以外，別無假定的人格，故一切以個人爲中心，而家族，而親友，而鄉黨，而國家，而人類，而庶物，皆由近及遠，由親及疏，以爲之差等，無相衝突。西洋社會中，既有個人主義，又有國家主義，階級主義，民族主義，時相齟齬，而個人爲中心與國家爲中心之二主義，尤爲現世之爭點。

一、西洋社會，既以競爭勝利，爲生存必要之條件，故視勝利爲最重，而道德次之。且其道德之作用，在鞏固團體內之各分子，以對抗他團體，仍持爲競爭之具。而所謂道德者，乃從人與人之關係間，規定其行爲之標準，故多注意於公德，而

於個人之行爲，則放任自由。凡圖謀自己之利益，主張自己之權利，享用自己之財產，皆視爲正當，而不能加以非難。資本家之跋扈於社會，蓋由於此。我國社會，則往往視勝利爲道德之障害，故道德上不但不崇拜勝利，而且有蔑視勝利之傾向。道德之作用，在於消滅競爭，而以與世無爭，與物無競，爲道德之最高尙者。所謂道德，卽在拘束身心，清心寡慾。戒謹於不睹不聞之地，爲己而不爲人，故於個人私德上兢兢注意。凡孜孜於圖謀自己利益，汲汲於主張自己權利，及享用過於奢侈者，皆爲道德所不許。

一、西洋社會，無時不在戰爭之中；其間之和平時期，乃爲戰爭後之休養時期，或爲第二次戰爭之預備時期；戰爭爲常態，和平其變態也。我國社會，時時以避去戰爭爲務；惟自然界中競爭淘汰之公理，不能廢止，故至地狹人稠生計逼促之日，爲天演之所迫，避無可避，突然起社會間之擾亂，乃不得不以戰爭恢復和平；和平其常態，戰爭其變態也。西洋社會之和平，用以構造戰爭；我國社會之戰

爭，用以購求和平。故自歷史上觀察之，西洋社會爲此起彼仆之社會；我國社會，爲一治一亂之社會；蓋由於此。

以上所述，不過就所見者雜舉之，而皆爲競爭存在與自然存在兩觀念差異之結果。綜而言之：則西洋社會爲動的社會；我國社會爲靜的社會。由動的社會，發生動的文明；由靜的社會，發生靜的文明。兩種文明，各現特殊之景趣與色彩。即動的文明，具都市的景趣，帶繁複的色彩；而靜的文明，具田野的景趣，帶恬淡的色彩。吾人之羨慕西洋文明者，猶之農夫牧子，偶歷都市，見車馬之喧闐，貨物之充積，士女之都麗，服御之豪侈，目眩神迷，欲置身其中以爲樂；而不知彼都人士，方疾首蹙頰，焦心苦慮，於子矛我盾之中，作出死入生之計乎！彼西洋人於吾國文明，固未嘗加以注意；然觀丁格爾步行遊記所言，亦時懷接觸。彼於滇蜀萬山之中，與吾國最舊式之社會相接，乃謂歐美文明，使人心中終日擾擾，不能休息；而欲以中國人真實樸素之風，引爲鍼石，是亦都市之人，覽田野之風景，而有所領略者也。

至就兩文明發生之效果而論：則動的社會，其個人富於冒險進取之性質，常向各方面吸收生產，故其生活日益豐裕；靜的社會，專注意於自己內部之節約，而不向外部發展，故其生活日益貧賤。蓋身心忙碌者，以生活之豐裕酬之；而生活貧賤者，以身心之安閑償之。以個人幸福論，豐裕與安閑，孰優孰劣，殊未易定。惟二者不可得兼，而其中常具一平衡調劑之理。又人生之耗費，常與其活動為比例，活動多者耗費亦多，活動少者耗費亦少；故豐賤之殊，僅由比較而出。其實則各人之生活，悉與其境遇相應，倍入者倍出，寡得者寡失，豐賤初無二致；此亦平衡調劑之理也。現時西洋人之富力，十餘倍於吾人，易言之，即在吾國可以贍養十餘人之富力，在西洋僅以之贍養一人，故西洋之富力，乃由限制其人口之增殖而成。今日英、美、法、德，其生殖之進步，皆甚遲緩，且又互相殺戮，以減少其人口，於是以其財產與人口相比較，乃與吾國相去甚遠。若使吾國處西洋之境況，則不出百年，即增十倍之人口，而人口與財產之比較，仍與吾國現時相等矣。社會學家言人口有數與量之別；

以量言，則彼石而我斗；以數言，則彼什而我百；數量相準。吾國堪輿家，有丁多財薄，財旺丁衰之言，亦猶此義。此又一平衡調劑之理也。西洋之富，由其力征經營而得，恃人爲之力，以與自然抗爭。凡人類所受自然界之苦痛，悉欲戰勝之或避免之。吾國社會，受自然界之苦痛最甚，飢饉疫癘之至，死亡枕藉，即在平日，大多數之人民，亦無時不以其身與飢寒疾病相戰。西洋社會所受自然界之苦痛，較之吾儕固大爲減少，然其所減少者，仍以人爲的苦痛增益之。試一繙西洋歷史，若宗教戰爭，若政治戰爭，及近年之民族戰爭，其死亡之多，較之飢饉疫癘之災，亦復無異。彼等無饑餓疾病之患，乃以其身與礮火刀兵相抗；此等苦痛，固非自然界所賦與，乃爲人之所自造者，非天作之孽，而自作之孽也。吾國歷史，雖亦時有戰亂發生，然推其原因，大都爲人口過繁，生事不給，又值水旱災侵之荐至，遂醞釀而起兵災，仍爲自然關係，而非宗教政治民族等人爲之關係也。近年來三起革命，固屬政治戰爭，然較西洋之政治戰爭，犧牲特少，論者謂吾國民性質和平之結果。實則吾國民窮財盡，

日與自然界之苦痛搏戰不遑，政治問題，可已則已，不欲更事吹求，亦所以減輕其苦痛之法耳。聞某縣鄉人言，其鄉每遇豐年，賭博甚盛，典妻鬻子，破家者不知凡幾；若值歉收，則博資無所出，誘引者棄而他去，則家室相安，故豐不如歉之樂。可知人類之性質，於自然之苦痛減少時，輒代之以人爲之苦痛；若自然之苦痛劇烈，則人爲之苦痛自少。此亦平衡調劑之理也。總之，由吾人觀察之結果，則社會之生理，確與個人生理無異。凡喜運動之人，血氣充足，而易於偏勝，故每患充血症。喜沉靜之人，血氣平和，而易於衰弱，故每患貧血症。患貧血症者，由於營養分之不給，細胞之代謝不旺盛，血液之成分不清潔，病菌乘間侵襲之，或成癆瘵，或發瘰癧；吾國社會之症狀，卽貧血之症狀也。患充血症者，由於營養分之過多，蘊蓄於胃腸而發酵，吸收於血管而生毒，病菌乘間侵襲之，或起炎症，或生癰疽；西洋社會之症狀，卽充血之症狀也。兩文明之結果，其不能無流弊，蓋相等也。

至於今日，兩社會之交通，日益繁盛，兩文明互相接近，故抱合調和，爲勢所必至。

以事實證之，則西洋社會，以數世紀競爭活動之結果，所獲得之資本，流入吾國，以開發富源。吾國社會，以數千年刻苦安靜之結果，所滋生之人口，輸入他國，以興起工事。此固於兩社會交有利益者。吾國現時水陸交通之逐漸便利，皆賴西洋資本之助；而西、美、南、非及澳洲各埠之開闢，與南洋羣島各國屬地之興盛，亦賴吾國人民之移殖，皆事實之彰著者。往時吾國人以保存富源，收回利權之故，拒絕外資，至今絕無成效；近時以疊次政爭之故，財力益覺竭蹶，政治家對於外資，且歡迎之不懈矣。又美國及英屬堪拿大非洲澳洲，皆有禁止華工入口之事，數年前吾國人有流入法國巴黎，售紙花以糊口者，巴黎市會嘖有煩言，至由使館資遣回國；而大戰開始以來，各國乃屢有密招華工之事，法政府至提出議案於議院，試招華工五千人，在兵工廠作工；可知通工易事，以盈補不足，爲社會間之定理，如水之必至於平，隄障之設，可以暫止，而不能永絕也。以上所言，爲物質上之交換，至精神上之交換，最顯著者，如生存競爭之學說，輸入吾國以後，其流行速於置郵傳命，十餘年來，社

會事物之變遷，幾無一不受此學說之影響。至西洋俄法德諸國，在數年以前，亦盛研究東方之學，俄國文豪托爾斯泰氏之著作中，推崇中國文明尤至；將來之西洋社會，亦必有若干之變化，受影響於吾國者，其朕兆蓋已見焉。吾儕今日，當兩文明接觸之時，固不必排斥歐風，侈談國粹，以與社會之潮流相逆。第其間所宜審慎者，則凡社會之中，不可不以靜爲基礎，必有多數之靜者，乃能發生少數之動者。卽如吾國社會，由大體言之，固爲靜的社會；然政治界商業界文學界中，非無少數之動者；此少數之人，卽受多數農工細民之給養而產出者也。西洋社會，由大體言之，固爲動的社會，然其間亦有一部分之人民，爲靜的生活；且西洋社會，常向世界各社會吸收生產，故西洋之動社會亦受世界多數靜社會之給養而產出者也。譬如一都會，其活動固非四周村落之所及；然其活動之由來，實在於四周村落，故四周村落愈多，其都市亦愈興盛。可知社會之中，動者實居少數，而靜者實占多數。吾國將來，其將於少數中求生活乎？抑於多數中求生活乎？設言之，如吾人爲長養子孫繁

殲氏族之計，將使之爲官僚，爲商人，爲學士，生活於少數階級中之爲宜乎？抑使之爲農民，爲職工，生活於多數階級中之爲得乎？將使之糴米而食，賃宅而居，作都市中生活之爲愈乎？抑使之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，習村落間生活之爲善乎？此固不待再計決者。故吾願吾人，對於此靜的社會與靜的文明，勿復厭棄，而一加咀嚼也。

